

## 祖師四十八訓摘選39(上)

王覺一夫子 原著  
忠恕學院 整編

(接上期)

## 第三十九條(上)訓文

奇技淫巧，聖王所禁；故公輸、墨翟之巧，不入聖賢之班。子貢見老者抱甕灌漑，子貢教以桔槔之法。老者曰：「吾聞有機事者，必有其心，則淳樸不完。」

現今外洋機器非不輕巧，省人無限之力；而不知人生也，勞則思，思則善，心生逸則淫、淫則惡念生。

最近江南電報，數遭雷打，可見奇巧之事，犯天之忌。吾等學人，總以禮義為干櫓。

## 〔註釋〕

公輸：即公輸班，春秋·魯巧匠，俗稱魯班，班亦作般，或謂公輸班，後世土木工人奉為祖師，按《孟子·離婁》，朱註云：「公輸子名班，魯之巧人也，或以為魯昭公之子。」

又按《朝野僉載》云：「魯班，時肅州·敦煌人，莫詳年代，巧侔造化，嘗作木鳶，乘之而飛；六國公輸班亦為木鳶，以窺宋城。」據此，魯班與公輸班當為兩人。

子貢：以端木為性，賜為名，子貢則為其字，衛國人，少孔子三十一歲，為孔子弟子中經濟最雄厚者，由於善經商，連帶著口才奇佳，一本《論語》計二十篇，共四九八章，其中記載有關子貢的就有三十八章之多，他生性善揚人之美，尤善於推理，自負不凡，據說他初受業於孔子時，第一年自以為學識能力比孔子還強；第二年他覺得尚與孔子不相上下；到第三年方佩服自己實在不如恩師，至於對性理心法的體認，他更是自嘆差多，已察覺到師兄顏回達乎聞一知十，自己只不過僅聞一知二罷了。他由於長期的與老師相處，因此對老師的敬仰日復一日加深，「視師如父，敬之如神」，正是其內心之

感受。於孔子去世後，一般弟子守喪三年，子貢共守喪六年方去。

桔槔：井上汲水器也。汲水的器具，用繩子懸在橫木上，一端繫汲水桶，另一端繫重物，使其一上一下用以省力的。《莊子·天運》：「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，舍之則仰」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「子貢南遊於楚，反於晉，過漢陰，見一丈人，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，子貢曰：『有械於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見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』，為圃者仰而視之曰：『奈何？』，曰：『鑿木為機，後重前輕，挈水若抽，數如沃湯，其名為槔。』為圃者怒然作色而笑曰：『吾聞之吾師，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必有機心，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，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，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載也，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為也。』」

這段之文譯為：子貢到南方的楚國去，回來晉國，經過漢水南面的地方，看見一個老丈人正在菜園種菜，打通一條隧道到井邊，抱著甕盛水而灌溉，用力很多而得到的功效很少，子貢看見了就說：「有抽水的機器，一天可以灌溉約百畝的菜園，用力很少而得到的功效卻很多，先生為什麼不用呢？」灌溉的老丈抬頭看了看子貢問說：「是怎麼用的呢？」子貢回答說：「鑿木的一端放機器，使它後面重前面輕，提水就像抽水，水就像滾沸的樣子很快的出來了，這種機器稱為槔。」灌園的老丈聽了，變臉色笑笑的說：「我聽我的老師說，用機器的必定有用機械的事務，有了用機械的事務，必定有機謀巧變的心思，胸中有機謀巧變的心思，就會破壞本然純白的天性，破壞了本然純靜潔白的天性，就會心神不定，心神不安定的人，離天機就遠了。我並不是不知道用機械，而是認為這樣做是羞恥的事，不肯去做呀！」

江南：謂長江以南也。

干櫓：《禮·儒行》：「禮義以為干櫓」。註：「干、櫓，小楯、大楯也。」即擋戰牌。學者以禮義為干櫓，所以禦患難，則人不敢侵侮。

（續下期）